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溢彩流光

中国古代漆器巡礼



胡伟庆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胡伟庆 著

溢彩流光
中国古代漆器巡礼

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策划：孙旭军

责任编辑：钟丽曦

封面设计：邹小工

溢彩流光
——中国古代漆器巡礼
胡伟庆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82 6672690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内江市新华路123号 邮码：641000）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6 字数 135 千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408-3152-9/K·29 定价：13.50元

* *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823)2022131

王仁湘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总序

我们一起寻根 我们共同探源

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都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全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往事如烟，岁月悠悠，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有许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

被称为“尘土学者”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为了探索华



夏文明的奥秘，发掘出了许许多多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珍宝，他们将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那些辉煌的篇章，展现在现代文明面前。

考古学家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苦苦求索，锲而不舍，硕果累累。

他们跋涉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岩棚，入洞穴，风餐露宿，辛勤追寻人类起源的证迹；他们聚中原，散边陲，踏破铁鞋，艰难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轨迹。

他们奔走在古代骆驼商队往来过的丝绸之路，探访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的接点，发现了一颗又一颗大漠明珠；他们一次次进入古人生活过的聚落废墟，仔细审视它的主人遗下的足迹，亲身感受我们的先民们存留的气息。

他们周密勘探一座座湮没的千年古都，查证昔日的纵横街坊，复原消逝的巍峨殿宇；他们亲手开启历代帝王陵墓的大门，领略皇家葬礼的威仪，揭示神圣地宫的奥秘。

他们细心临摹古代墓室斑驳的壁画，揣摩无名画工的真实用心，再现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他们流连在残断的甲骨简册之中，辨识早已音义无存的字符，重现方块汉字演化的信息。

他们深潜江河湖海，寻找波涛吞没的古代商船，探取



静静沉没在水下的珍宝；他们查访沙海深山的石窟摩崖，感受泥塑石雕折射的佛光，探索古代佛教艺术的真谛。

他们几乎天天在摩挲古人使用过的器具，研究它们原本的用途，揣度古代工匠不朽的匠心；他们寻觅到许多被历史老人遗忘的事物，纠正了不少世代相传的误说，费心考查万物的来历……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本来是最质朴的学者，被人理解却越来越不容易；本来是一门大众化的学问，却久在象牙之塔愈来愈神秘。人们不了解从事这寻根探源的文物考古学家们，也更不了解华夏瑰宝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就有了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也是为着了却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心愿。本丛书旨在普及文物考古学知识，企求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沟通彼此的通畅桥梁，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

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研究文物与考古的学者，作者在这里奉献的，是他们孜孜不倦研究华夏文明的心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探寻华夏文明的收获。作者们说道的不仅有收获的喜悦，还有探索的艰辛；不仅有珍宝出土的传奇故事，也有探索者自己的离合悲欢。

丛书探讨的，是人们触摸得到的曾经深藏在历史尘埃



中的华夏文明，拂去历史尘埃，这些神州宝藏便见缤纷光彩。沐浴文化的雨露，蹈循历史的印迹，我们可以聆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

古老的华夏文明，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锁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我们的作者们领先一步，进入这千古迷宫探秘，一睹尘封的光彩，他们愿意与读者分享先睹的快乐，与素不相识的老少读者进入时空隧道，一起寻根，共同探源。



前言	(1)
----------	-----

五彩之路

溯本寻源	(4)
材美工巧	(7)
光彩依旧	(16)

与青铜文明交辉

漆艺曙光	(23)
历史的印痕	(26)
美之滥觞	(30)
繁荣前夜	(33)

灿烂楚光

景象万千	(40)
巫风奇异	(63)
尊凤践虎	(71)
圆韵飘逸	(80)
惊彩绝艳	(86)

秦汉风采

睡虎地的宝藏	(99)
马王堆寻珍	(114)



红黑辉映	(128)
漆业昌盛	(135)

寂静的漆苑

东吴漆画	(154)
北魏风范	(158)
崇佛造像	(162)
新枝绽蕾	(164)

重现辉煌

一色无华	(168)
富丽堂皇	(171)
戗金与雕漆	(176)
漆坛名匠	(181)

缤纷世界

皇家气派	(185)
满目金霞	(190)
千文万华	(196)
髹工实录	(202)
后记	(204)



前言



中国古代漆器是一部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假如你不太熟悉那些史实，不妨走进这条溢彩流光的长廊。在这里，你会巡览到它们美丽的容颜，了解到它们博大精深的内涵。

古代漆器与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最为直接地再现了我们民族的信仰和习俗。在这些绚丽多姿的漆器上，我

们似乎可以聆听到祖先心灵的声息，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中华民族灿烂而光辉的古代文明。

尽管我们的祖先重视修史，但遍览史籍，有关古代漆器和漆工的记叙寥寥无几。我们对古代漆器的了解和认识离不开考古发掘和传承至今的古代文物。当走近光彩照人的古代漆器时，我们禁不住为祖先的勤劳和智慧而感叹，为古代漆器辉煌的成就而自豪。和瓷器一样，中国古代的漆器工艺也传播到世界各地，首先是东亚、东南亚，继而是西欧和北美。漆器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献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为今天和明天，去了解中华民族的昨天。让我们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百花园中，撷取漆器这支奇葩，为崭新的时代增添光彩！



五彩之路



由于我在博物馆工作之便，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出土的古代漆器。我很惊讶，这些漆器在经历了数千、数百年之后，仍然色泽如新、风采犹存。面对祖先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我萌生了去了解和认识它们的渴望。于是，在那条通往远古的五彩之路上，我开始了踏寻的旅程……

溯本寻源

漆器产生于何时?多少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的脑海。他们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奔波在考古发掘的工地,努力寻找着答案。

古代典籍中,描述漆器的文字寥若晨星。然而《韩非子·十过》中的一则古史传说,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史前漆器制作和使用的信息: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guǐ,古代食器),饮于土铏(xíng,古代盛羹器),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纁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十三。”

古史中的尧、舜、禹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贫富分化不甚明显,部落中的成员,包括尧在内,在日常生活中都使用陶器。舜时,贫富分化加剧,当时新出现的黑色漆器极为珍贵。舜独自享用,激起公众的不满,致使“国之不服者十三。”禹时已

是原始社会末期，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禹在生活上的特殊化较舜更有过之，不仅使用朱、黑两色漆器，且“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致使“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透过尧时简朴的陶器和禹时精美的漆器，我们看到了我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化。

珍贵、稀少的漆器不仅被舜、禹视为财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艳丽的色彩、华美的纹饰，反映出舜、禹时代漆器的制作水平。

据研究，舜、禹生活的时代距今大约四五千年。漆器是否产生于这个时期呢？考古发掘所得到的新的资料和漆器实物，使我们不再徘徊于古史传说的窠臼中。

1973年，喜讯从东部濒海的地方传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一件瓜棱形的木质漆碗。碗的外壁涂有一层薄薄的朱色涂料、微显光泽。经用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结果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相似。这只木碗上的涂料是生漆，确定无疑，激动的发掘者们奔走相告。

河姆渡遗址是一处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址。大约在距今七千年的时候，河姆渡人来到了濒临海洋的地方——河姆渡，并定居下来。这里山青水秀，气候宜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河姆渡人已经开始了人工栽培水稻和其它植物，并以饲养家畜和渔猎补充食物的来源。朱漆木碗就是在定居的环境中，由河姆渡人制作出来的。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一件产生年代最早的髹漆制品，它的发现无疑说明，至迟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时候，漆器已经在中国出现。

辛勤耕耘后的收获带给人们的，除了激动和喜悦之外，便是凝重的思索。当目光再次投向这只木碗时，人们注意到其上的涂料是在生漆中掺入了呈红色的矿物质调和而成的。或许是河姆渡人对红色的由衷偏爱，促使他们发明了与太阳同辉的调朱生漆。这种对色彩的体验和尝试，无疑是在经历了用生漆直接髹物的长期实践之后产生的。

河姆渡朱漆木碗将新的疑问摆在我们面前：在调朱生漆出现以前，我们的祖先是否经历了将生漆直接髹物的时期呢？

根据现有的资料，具体描述古人最初对生漆的认识和使用过程，在今天恐怕是一件难以为之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寻觅到古人在认识和使用生漆的时候，所留下的依稀可辨的足迹。

据研究，古时候我国的漆树资源十分丰富，产漆区与现今基本相同。漆树是一种落叶乔木，在其生长和分泌漆液的过程中，需要较多的水分和较高的热量，适宜生长在雨量充足、气候温暖的亚热带地区，因而在我国的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包括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地区，从古至今生长着大片的漆树林。丰富的漆树资源，为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率先认识和使用生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或许，我们的祖先是在无意中用手中粗劣的石器，割开了漆树的树皮，看到源源不断流出的灰乳色汁液，有自然的粘性，于是用它来粘合和加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在史前人类的遗物中，不乏找到漆液的这种最初用途。

古人于偶然之中发现的生漆，其髹饰器物光泽、美观的作用，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被认识，髹漆制品相继出现。首先是黑色漆器，继而是黑、朱两色漆器。改变和丰富生漆的色彩是古人在美化自己生活时的重要尝试之一。当漆的色彩日益丰富起来的时候，髹漆制品便成为人类审美活动的又一新的物化形式。在普遍以陶器作为日用品的史前时期，施绘彩漆、刻意装饰的陶器不乏其例。1959年，在江苏吴江梅堰遗址中发现的棕地黄、红两色漆绘陶壶，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1973年，在江苏常州圩墩下层的马家浜文化中发现的喇叭形器，上端涂黑色，下端涂暗红色，其涂料微有光泽，直观与漆相同，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可见，古人认识和使用生漆的过程，正是满足其生产、生活和审美需要的过程。

河姆渡的朱漆木碗，将中国制作和使用漆器的年代推到了距今约七千年前，这也是世界髹漆制品的最早例证。因此，可以自豪地说，漆器是我们中华民族献给人类文明的一支奇葩。

当我们为祖先的发明、创造倍感骄傲的时候，遗憾也蕴藏其中。河姆渡的朱漆木碗已提示我们：中国的髹漆历史远远不止七千年。我们期待着获得更多、更新的资料，来充实和丰富我们对祖国漆器文化渊源的了解和认识。

材美工巧

古代的能工巧匠，最善利用漆、木等天然资源。

《列子·汤问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周穆王西行，翻越昆仑山巡猎。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工匠。穆王问他有什么能耐，偃师说希望穆王先看一看他制作的一件东西。穆王让偃师明日将他的“作品”一并带来。第二天，穆王十分惊诧地问偃师：“与你同来的是什么人呀？”偃师回答说：“这是我制作的一个能歌善舞的‘人’”。穆王快步向前，仔细观察，确认是人的模样。其“人”点头而歌，抬手随律而舞，很有姿态。穆王暗自思忖，这个“歌舞者”实际就是真人罢了。他不动声色，与盛姬、内臣们一同观看表演。表演临近完毕时，“歌舞者”眼角轻挑，与穆王身边的侍妾暗送秋波。穆王大怒，意欲杀偃师。偃师恐慌不已，赶忙将自己的“作品”拆卸开来让穆王过目。原来这位能歌善舞者是用皮革、木材、漆、胶和黑、白颜料制作出来的，其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关节、皮肤、牙齿、头发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将它们重新拼装，又如真人一般。穆王试着“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不无感叹地说：“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穆王所说的“巧”是指工匠的技艺。汉代许慎曾解释：“技，巧也，从手，支声”。古人称技艺高超的工匠，为巧匠；赞美用天然资源制作出来的精美手工制品为“材美工巧”。

虽然偃师造“能倡者”只是一个传说，从中却可以看到古人对漆器和机械结构的了解。偃师在制作“能倡者”